

讀通鑑論卷二十七

船山遺書二十四

衡陽王夫之譔

懿宗

王式之平裘甫康承訓之平龐勛史據私家之文張大其功詳著其畧嗚呼是亦吹劒首者之一映而已矣但以一時苟且收拾之近效言之則童貫之勦方臘且非無可紀之績也至於朱儁皇甫嵩之平黃巾則尤赫然矣乃皆不旋踵而大亂作國隨以亡燭火之溫不能禦冰雪久矣飢寒之民猝起弄兵志不固力不堅大舉天下之兵以臨之其必克者勢也所難者盡取而斬艾之刻降不可殺卽盡

取而斬艾之而其潰逃以免者猶眾也既不得爲良民而抑習於掠奪則狂心不可卒戢夫何能使之洗心浣慮以服勤於田畝哉況有司之暴虐不革復起而擾之則乍息之火得風而燎原未可以賊首既俘信煙波之永息也靖康之世京東之賊亦蠶起矣宗汝霖收之而帖然者使自效於行伍而拔用其梟雄俾仍合其部曲也汝霖卒賊且復潰矣重起而收之者韓岳也咸有所歸而不復雜之耕桑市肆之中使軼掌而思浮動故宋以竄王式乃於襄甫之旣擒不復問數萬之頑民消歸何處爪牙乍斂而睥睨於人間則後日之從龐勛以亂徐州隨王仙芝莽以起

曹濮者皆脫網之魚游沙汀而鼓浪式曰非吾事也甫一擒而策勳飲至可以鳴豫於當時書功於竹帛矣夫亂軍叛民與藩鎮異藩鎮之反雖舉軍同逆而必倚節度使以起伏渠帥既誅新帥撫之三軍仍安其故籍而不失其舊故裴中立曰蔡人亦吾人也綏之則靖矣亂民者雖有渠帥而非其夙奉之君長人自爲亂渠帥自誅眾志自競非有以統攝之而必更端以起當斯時也非分別其強弱之異質或使之歸耕或使之充伍又得良將更以安奪之則愈散而禍愈滋以式爲將以白敏中之徒爲相居中而御之何功之足紀哉徒以長亂而已矣又況康承訓之進沙

陀以亡唐邪

古之稱民者曰民暑上與民相依以立同氣同倫而共此
區夏者也乃畏之如暑也哉言此者以責上之善調其情
而平其險阻也唐至懿宗之世民果暑矣裴甫方馘而懷
州之民攘袂張拳以逐其刺史陝州繼起逐觀察使崔莒
光州繼起逐刺史李弱翁狂起而犯上者皆卽其民也觀
察刺史而見逐於民其爲不肖固無可解者雖然貪暴之
吏何代蔑有一勝違其情而遽起逐之上且無如之何天
下惡得而不亡夫民旣如此矣欲執民而治其逐上之罪
是不矜其窮迫而激之亂也欲誅觀察刺史以撫民而民

之不道又惡可長哉小失豪民之意猜猜而起脅天子以爲之快志抑不大亂不已然則反此而欲靖之也無術則抑追詰其所繇來而知畏民之暑者調制其性情於早不可唯意以亂法也人君所恃以飭吏治恤民隱者法而已矣法者天子操之持憲大臣裁之分理之牧帥奉若而守之牧帥聽於大臣大臣聽於天子綱也天子咨之大臣大臣任之牧帥紀也天子之職唯慎選大臣而與之簡擇廣帥既得其人而任以郡邑之治矣則刑賞予奪一聽大臣所訪於牧帥者實考其淑慝功罪而決行之於是乎民有受墨吏之荼毒者昂首以待當亡之斧鉞卽其疏脫而怨

忿未舒亦俯首以俟後吏之矜蘇而吏臣牧帥既得其人
天子又推心而任之則墨吏之能疏脫以使民含怨者蓋
亦鮮矣而宣宗之爲君也不然其用大臣也取其節貌以
求容者而已其任牧帥也取其拔擢自我無所推引者而
已至於州縣之長皆自我用焉而抑不能周知其人則微
行竊聽以里巷之謠詠爲朝章李行言李君奭之得遷惡
知非賄姦民以爲之媒介哉乃決於信而謂廷臣之公論
舉不如塗人之片唾也於是刑賞予奪之權一聽之里巷
之民而大臣牧帥皆尸位於中無所獻替民乃曰此衷然
而爲吾之長吏者榮辱生死皆操之我天子而旣許我矣

其黠者得自達於天子則訐奏而忿以洩姦亦以讎其很者不能自達則聚眾號呼逐之而已曰天子而既許我以子奪長吏矣孰能禁我哉不曰天子固愛我卽稱兵犯上而不忍加罰於我則曰天子固畏我卽稱兵犯上而不敢加刑於我長是不懲又何有於天子哉稷鉏棘矜以攻城掠野無不可者民非本暑上使之暑旣暑孰能反之蕩平哉裴甫方平龐勛旋起皆自然不可中止之勢也山崩河決周道荆榛豈但如暑哉宣宗導之橫流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懿宗又以昏頑濟之禍發遲久而愈不可息民氣之不可使不靜非法而無以靜之非知治道者且以快一時

之人心爲美談是古今之大惑也

龐勛之亂崔彥曾以軍帑空虛不能發兵畱戍而起蓋至是而唐之所以立國者根本盡矣夫財上不在國下不在民爲有國者之大蠹而唐養天下之力以固國者正善於用此其賦入之富有自軍府以至於州縣皆有豐厚之積存於其帑而節度觀察刺史縣令皆得司其出納之權故一有意外之變有司得以旋給而聚人以固其封守乃至內而朝廷亂作外而寇盜充斥則隨所取道因便以輸者舟車銜尾而相繼而不但此也官用所資不責以安吏之罪則公私酬贈宴犒輿服儼從沛然一取之公帑軍吏不

待削軍饗以致軍懟守令不致剝農民以召民怨故唐無
孤清之介吏而抑無婪縱之貪人官箴不玷官秩不鐫則
大利存焉雖貪鄙之夫亦以久於敷厯爲嗜欲之谿壑而
白晝攫金褫奪不恤之情不起觀於李萼所稱清河一郡
之富及劉晏韓滉咄嗟而辦大兵大役之需者可知已自
德宗以還代有進奉而州郡之積始虧然但佞臣逢欲以
邀歡天子爲宮中之侈費未嘗據以爲法斂積內帑恃以
富國也宣宗非有奢侈之欲而操綜覈之術欲盡攬天下
之利權以歸於己白敏中令狐綯之徒以斗筲之器逢君
之欲交贊之曰業已徵之於民而不歸之於上非陳朽於

四方則侵漁於下吏盡輦而輸於天爵者其宜也於是搜括無餘州郡皆如懸磬而自詡爲得策曰吾不加斂於民而財已充盈於內帑矣亂乃起而不可遏矣唯其積之已盈也故以流豔懿宗之耳目而長其侈心一女子子之死而費軍興數十萬人之資帛腐於笥粟陳於廩錢苔於砌狡童何知媚子因而自潤狂蕩之情泰然自得復安知天下之空虛哉一旦變起徵發繁難有司據空帑而無可如何請之於上而主暗臣姦固不應也號呼已亟而或應之奏報彌旬矣廷議又彌旬矣支放轉輸又彌旬矣兵枵腹而不振賊乘敝以急攻輦運未集孤城已潰徒遲回道路

爲賊掠奪卽捐鉅萬何當一錢之用哉且當官而徒守空
橐也公私之費未能免也貪欲之情未可責中人之能窒
也必將減額以剝其軍溢額以奪其民此防一潰泛濫無
涯田野之雞豚不給追胥之酒食寡妻弱子痛哭郊原而
貪人之谿壑固未厭也揭竿而起且以延旦夕之生命而
以敝襦敗甲茹艸啜飢之疲卒禦之有不倒戈而同逆者
乎官貧而民益貧兵亂而民胥亂徒聚天下之財於京邸
一朝失守祇爲盜資綜覈之政攬利權以歸一敗亡合轍
今古同悲然後知唐初之積富於軍府州縣者誠官天府
地四海爲家之至術也故曰財散則民聚散者非但百姓

之各有之也抑使郡邑之各有之也財聚則民散聚者既
不使之在民又不使之給用積之於一帑而以有用者爲
無用也散則以天下之財供天下之用聚則廢萬事之用
而任天下之危貪吝之說一中於君相之心委生人之大
計爲腐艸塊石以侈富傳及子孫而驕淫奢溢爲天下僂
不亦傷乎故有家者惡其察雞豚也有國者惡其畜聚斂
也庶人盡力以畜財國粟而朽蠹之則殃必及身害金而
土壤之則子孫必絕以有用爲無用人怨之府天之所怒
也況有天下者乎

唐之亡不可救五代之亂不可止自康承訓秦使朱邪赤

心率沙陀三部落討龐勛始滅唐者朱溫也而非溫之能
滅唐也溫自起爲賊迄於背黃巢而降之日未嘗有窺天
之志也僖昭以爲之君時溥高駢以爲之將張濬崔胤爲
奧援於內而李克用李茂貞王行瑜各挾逐鹿之心溫乃
內動於惡而無所忌若沙陀者介吐蕃回紇之衰自雄於
塞上固將繼二虜而與中國爲敵者也羽翼未成而陽受
羈縻與劉淵之在河西也無以異因其未叛聊使僦居沙
微絕其窺覲目不知中國之廣狹心不喻唐室之彊弱則
自以爲僅可畧立於邊陲而忘情於中夏則唐之不振雖
有朱溫輩之梟逆且將與朱泚同其歸唐卽不足以目

存尙可苟延以俟命世之英以代興而中原之禍不極承
訓乃揖而進之使馳騁於河淮江海之間與中國之兵相
參而較勇怯平賊之功獨居最焉禍其有能戢之者乎麗
勛攤數萬之眾橫行殫天下之師武臣力莫能挫抑而沙
陀以千騎馳突其間如薙靡艸固將睥睨而笑曰是區區
者而唐且無如之何吾介馬奔之而遽成齏粉則唐之爲
唐可知矣舉江淮沂泗千里之郊堅城深池曾不足以禦
藐爾之麗勛而待命於我則唐之唯我所爲而弗難下也
又可知矣澤潞蒲葑所稱東西之藩屏也坐攤旌旄據千
里之疆統甲兵以自固坐視逆寇之披猖曾莫肯以一矢

相加而徒仰待於我貳中國之眾叛孤立弗爲捍衛也又
可知矣振旅而歸分茅朔野吾亦何求而不得哉國昌老
而克用興日已無唐固將奮袂而起曰是可取而代也沙
陀可以主中國則契丹女直蒙古之彊倍於沙陀者愈無
不可也而□延於無□矣乃論者曰克用父子盡忠於唐
以賜姓而收爲宗支又何陋邪然則承訓召寇以入爲滅
唐之戎首罪其可逭乎朱溫甫滅沙陀旋竊石敬瑭劉知
遠皆其部落延至於郭威而□□始有得□之望禍亦烈
矣哉夫承訓之力卽不足以敵隴勛而河北諸帥自張仲
武王元逵何敬宏歸命以來皆有效順之成勞無抗衡之

異志則胡不請移鎮魏淄青之兵下兗南出曹宋拊勦之
背承訓從汝亳以搗其膺少需日月鯨魚之釜可坐待其
焦也而承訓貪功亟進當國大臣又葺鄙無謀以聽之燭
火入積薪之下沃之以膏待其燄發而始悔莫能及也故
唐之滅非朱溫滅之也非沙陀之能滅之也唐
自滅也而承訓其禍原矣

穆宗敬宗之無道也諫之者極言其失雖不能行未嘗不
以爲允而矜全之也至於懿宗私路巖而流陳蟠瓊于愛
州同昌公主死欲族醫官而貶溫璋爲振州司馬使仰藥
以死且寄恨於劉瞻而貶之傳及僖宗侯昌業孟昭圖